# 左氏條貫

晉靈公

# 左氏條貫卷十二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凌　典懷鞠　參訂

## 晉

文公六年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懷嬴嬖于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

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爲佐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穀梁子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

闇且聾。無以相通。射姑殺者也。射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射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射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晉殺續簡伯、鞫居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妻子夷之蒐、賈季戮罰也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

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寵報私怨毋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幣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文公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

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時使蔑逆子雍）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士伯）奔秦士會（隨季）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

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林父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于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狄相且讓之酆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文公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

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士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狐偃郤成子郤缺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使之行秦伯師于河曲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僇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

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秦大夫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晉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

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士會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中堂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

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

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游學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

秋九月乙丑
晉趙盾弒其
君夷臯

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穀梁子曰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曰予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公羊子曰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
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
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
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弃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
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
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
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
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
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

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
重卿而食魚餐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
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
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
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
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
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
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
出何故拔劍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

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逆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初驪姬之亂詛（誓也）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

晉景公
夏六月乙卯
晉荀林父帥
師及楚子戰
于邲晉師敗
績

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適子母弟亦爲餘子其庶子妾之子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宦名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括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宣公八年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諜探事者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宣公十二年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彘季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

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林父欲還曰
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士會曰
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
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
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陳名而
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孫叔
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旌旛慮無
中權謀主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

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

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
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荀首）曰。此師殆哉。
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
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
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
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
尸之（主也）。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厥）謂桓子曰。彘子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
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

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莊王北師次于郔
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
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食其足
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
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
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
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
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二山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籃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

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五十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用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郇莊子曰。原趙同、屏趙括、咎指彘子之徒也。趙莊子趙朔曰。欒伯武子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

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楚成王穆王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

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背也）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潘黨）命去之趙旃（穿子）求卿未

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
曰鄭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
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
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
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
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
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
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

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

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郤克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止也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教也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

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晉人)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所指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還戰)之廚武子御、(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箭也)納諸廚子之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

臣因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輜重也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

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僇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

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三十年殺先穀

宣公十五年

秋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

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宣公十六年 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

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宣公十七年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秋。晉師還。范武子士會將老。召文子士會子曰。燮乎。吾聞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

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郤克）其或者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解也）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成公二年）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

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相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

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鄭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

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厥之父）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晉大夫）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晉師所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

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僇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僇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僇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

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聞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

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士會也文子之父）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范文子）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荀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公羊子曰、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同環）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

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斬于是斬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

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

知罃于是荀首（知罃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

首其請于寡君而以僇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

諸褚中（褚中也）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成公五年）趙嬰通于趙莊姬（朔妻其姪孀也）春原屏（原同屏季）放（逐嬰）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梁山崩晉侯以傳（傳車）召伯宗伯宗辟重（載重物之車）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

如捷邪出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穀梁子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

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成公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復以新田爲絳故以此爲故）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盬也）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

子（厥）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濕疾）重膇（足腫）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垢穢）。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

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欒書）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

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僇也僇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成公八年 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

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勲宣孟（趙盾）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成公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

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子重而夕于側子反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

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鬼也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八年殺趙同趙括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不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鬲之上膏之下心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

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左氏條貫卷十二

男官賀校字

# 左氏條貫卷十三

長洲曹　基德培編次　門人張　兼念淩 典懷翔 叅訂

## 晉

成公十二年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擊鐘奏樂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郤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

入也賔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

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

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

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
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
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
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
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
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
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

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成公十五年）

晉三

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郤（郤錡郤至郤犨）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伯宗子）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成公十六年）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

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

外絕其好。讀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

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士燮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

不違悔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晉之軍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三

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遺也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

從逐也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二年鞌戰厥已辱齊侯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迎而距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

慶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

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弗及而卒、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郤至）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成公十七年）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郤

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旣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悼公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之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

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郤錡若

成叔[郤犨]于其位、溫季[郤至]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書與偃]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游

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閏月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成公十八年）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

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悼公周）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

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

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祁奚子也可、于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職之子伯華也可、于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

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得舉得位得官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陳次于曲梁魏絳僇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僇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

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

襄公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

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簒夏后相而自立 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夷羿之氏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田猟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羿之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羿之子其子不忍

食諸死于窮門靡（夏臣事羿者）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羿妻）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后相依之）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斟灌斟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少康子）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九州之道）民有寢（寢室）廟（廟祀）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思原敢

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襄公九年 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

子展曰不可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以幣易牲）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襄公十年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牛首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虎牢為鄭之要津楚侵中國之門戶晉城之以扼其要害鄭服而楚亦不得爭強于上國矣）

晉荀

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發縣門以閉攻城之士]鄹人紇[鄹邑大夫叔梁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魯人]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偪陽人]縣布、堇父登之、[緣布登城]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不復縣布]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

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于其間出偃句之間曰女成二事伐偪陽封向戌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

以桑林（殷天子樂）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大旌）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禱于宋）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續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耦也）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

二肆縣鐘十六爲一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
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
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
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
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
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

規公曰子之敎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
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
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襄公十三年 晉侯蒐于緜
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 荀偃 長昔臣習于知
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
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
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
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
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太

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欒黶爲汏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
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
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
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
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
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

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襄公十四年

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

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

蠅而退(取無信讒言) 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見志在必濟) 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秦不服)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荀偃乎莊子曰夫子指偃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欒黶弟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指欒黶將下軍鍼為戎右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士匄子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

伯曰以其汏乎對曰然欒黶汏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
盈（黶之子）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黶父書）之德在民如周
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
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
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師曠侍于晉侯晉
侯曰衛人出其君（是年獻公奔齊）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
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
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

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貳）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冬。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

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左氏條貫卷十三

男官賀校字